





賜給縣志本傳

王亮字稗玉號樓峰爲諸生澗畧不羈與王恒叔同講

學於武林天津書院又同舉萬曆癸酉鄉薦丁丑進士

釋褐進賢令以強項聞時張江陵柄政奪情永豐老儒

梁汝元以詩投居正勸其終制且揚言入都面斥之居

正怒授指有司會湖廣貴州界獲妖人曾光竄入汝元

姓名云謀不軌擒解赴京道出進賢公手釋其縛給以

輿夫居正聞之怨刺骨六年不調迨居正歿授兵科給

事中遇事敢言首祛江陵弊政請召用言事被逐諸臣

鄒元標論僉都御史郭思極前提調江西鄉試中居正



子嗣脩太僕寺卿張彥前為禮部郎中為嗣脩代筆得中進士疏上公論大快時執政曾主會場深忌之外轉湖廣僉事丁父憂服闋補四川驛傳道適秦中饑官兵鼓噪邊寇告警陞苑馬少卿管兵道事分巡陝西公兼程赴平涼賑饑民安叛兵躬詣邊城籌畫戰守機宜會寧夏復叛奉命協討條議行反間造雲梯用水攻兩臺交薦有邊方材不報事平賜銀幣而已久之竟以誑誤落職終福建運鹽同知公任直道觸世忌投閤林下十餘載卒於家所著有穉玉集今祀鄉賢

### 勅書

勅湖廣陝西兵糧道苑馬寺卿兼提刑按察司僉事王亮今特命爾整肅湖廣陝西等處兵備兼管分巡上湖廣陝西韶州住劄往來提督各營起居及安邊巡哨等項官兵民快等人聽爾調遣操練軍馬防禦賊寇撫安人民究革奸弊問理詞訟督征錢糧等項應與分守守備官計議者亦要營員停當而行其衡永二衛每年各量撥官軍五百員名各輪班戍守合田糧餉悉照原擬而給仍聽各該鎮巡官節制調度不許偏執誤事其衡永二府所屬藍山寧遠等十二州縣江西大庾上猶廣



西富川賀縣廣東連州及乳源樂昌連山陽山四縣韶  
州丘屬各縣并守禦千戶所地方與彬永等處縣分相  
連去處亦聽爾一體往來提督遇有盜賊生發即調所  
在官兵民快人等互相策應相機勦捕務令兵威振舉  
盜賊寧息軍民安業地方無事庶副委託各該員弁官  
兵人等有哨報稽遲違令誤事者輕則提問叅奏重則  
以軍法處治爾為憲臣受茲重任尤須持廉秉公正己  
率下毋得因循怠玩自取罪愆爾其勉之慎之故勅  
萬歷十九年歲次庚寅十月

穉玉集總目錄

第一卷序二十五篇

第二卷記一十篇

第三卷傳四篇 約一篇 墓誌銘三篇 墓表一篇

第四卷啟四十七篇

第五卷通問三十八篇

第六卷疏草七篇 敷陳安邊十事

第七卷 安邊十議 條議三篇 西陲効勞略節

第八卷 祭文八篇

右共一百六十八篇





王穉玉文集卷之一目錄

序類

嘉禾詩序

贈懷魯周侯入覲序

贈春壑閻老先生三載最績序

贈覺軒湯公入覲序

贈解思劉公奏績序

贈平字熊公膺獎序

壽熊母八十序

醉樵漫稿序

濟美堂草小引

天台游攷序

贈岳父鳳翁戴老先生八十齊壽序

贈華翁秦大宗伯七旬壽序

見秦氏宗譜未錄原本無



顧氏三世吟草序

贈饒伯中游淮陽序

蘊真稿序

百歲堂草序

尺牘駢枝序

渭陽永思序

俞君寶詩序

贈太華陳先西遊序

南遊草序

瑞芝樓稿序

贈周竅六先生請假歸臨川序

屠緯真先生南遊草序

林天迪先生積善百行序

贈郡伯陳公入覲序

殘缺

王穉玉文集卷一

臨海王亮樓峰撰



序

嘉禾詩序

余官鍾陵之四年獨天幸歲數稔粟斗十錢余顧于于然臨之一日亭午簡牘稀矣忽有龐眉者蒼髮者數人手禾穗踉蹌而進遙謂余曰令尹知之乎吾鄉歲大熟有龔姓者田數畝禾皆兩穗或三穗至四五穗者無慮萬餘此何祥也余徐應之曰此嘉禾也詩書所載可睹已父老未之聞也問其姓名曰崇禮鄉百姓也余命僕



夫焚香北面再拜受茲嘉禾藏諸署中俄而謹傳遍一  
邑矣邑之大夫士咸以詩歌授予曰此上瑞也曩者河  
南奏慶雲江北獻瑞麥為吾 聖天子瑞吾邑幸有是  
君曷以聞諸余應之曰唯唯顧余大父石梁公嘗守盱  
江矣慶雲捧月現于建武山中盱江公作而起曰此  
聖天子瑞也手為疏疏之其略也月后象也雲子孫象  
也月而重輪固為太子之應雲而五色又為太平之徵  
疏入幾閱月 穆宗莊皇帝生乃茲薦生我 君海宇  
熙洽孰謂休徵之無其應耶時固有以書雲繪月嘯之  
者此凡夫見也余宰一邑偶乃爾不敢復以瑞進已而

大夫士復謂余曰君過矣此吾邑瑞也吾 聖天子瑞  
也君曷為讓之予為之悚然敬謝曰不敢乃命工人繪  
圖并詩歌如干首輯而錄之以備他日修史者採焉

贈懷魯周侯入覲序

明年丙戌 聖天子將大計羣吏而出陟之九州十二  
牧靡弗捧圭璧而朝明堂也吾邑父母周侯將戒行李  
有日郡幕徐君某某等偕二三僚屬過余草堂謂余曰  
吾屬牛馬走耳挹周侯清風莫既也侯今入覲公其為  
我贈一言余顧謂諸君曰周侯藝林大匠也余亦疇敢  
執斤斤其側第叙其平生梗概與諸君道之周侯西江



臨汝人也幼負奇質弱冠舉於鄉博甲科拾芥耳侯仰而嘆曰丈夫生世詎寧取青紫榮哉行且追踪古人爲不朽事乃攝屩擔簦遍遊齊魯燕趙之墟比宇內之名山大川幽岐僻澗古之騷人墨客所爲賞心者靡不歷覽而縱觀焉已而下筆長進文聲煒煒起東南間矣庚辰射策禮闈掇高第分符閩中過鍾陵之署余一視眉睫知爲卓犖奇人始信士不虛附侯亦可余傲吏也立談之頃遂成石交已而音問間焉閏癸未之秋余獲轉兵垣而周侯補回浦令余竊沾沾喜曰平生獲交海內豪雋如周侯者幾人乃遽得私之吾邑哉侯未下車

余已預報諸父老稱慶矣不數月政聲遂騰都下甲申之春余以言事轉楚臬過辭諸巨公靡弗嘖嘖稱周侯者南來薄武林晤諸巨公大吏靡弗嘖嘖稱周侯者余聞之蓋喜比余歸庭謁老親諸族父老親知輩靡弗嘖嘖稱周侯者余出遊諸鄉掃除丘壠山藪之中黃髮腐齒又靡弗嘖嘖稱周侯者余聞之益大喜俯而思曰咄嗟周侯乃得宰吾邑父老不大幸歟顧余耳聞之耳比余憂居歲餘種種嘉政接目盈耳更僕未易數也舉其大者近時刻覈太甚裁省太過往往爲掩耳盜鈴之術弗獲已耳革支應而用吏故一買辦而破中產矣革里



甲而用坊故一撮借而累市民矣侯廉知其弊一舉而盡釐之即一飯之需必躬自措畫坊鄉鼓腹若不知其幾千百人顧當事良獨苦耳他如立社倉以倣考亭之意倡文館以作諸士之英搏豪強以伸覆盆之隱清積蠹以絕漏網之奸日坐政事堂喁喁然于于然不爲矜莊之色而里右屏息不爲鈎筭之察而萑荷之獻誠不爲搜剔之明而老胥寒膽侯所謂神君者非耶蓋其學博故其識融其才高故其施裕其守潔故其氣常伸也辟之青萍大阿拂鍾無聲飛兔蕭雲絕塵無踪彼鉛刀駕乘可同年語哉侯行矣方今 聖天子開明堂以朝羣

后宴賞賜金必首周侯主爵者請于廷 召賢長吏爲銓諫必首周侯行矣日進一賢退一不肖將使虛廓侯之間靡不披仁風而遊化日也疇寧諸君乎哉又記寧吾邑乎哉於是諸君揖而起曰如公言吾屬戀戀於侯若瞻怙也可若何余徐應之曰 廟堂須侯更切也是爲贈

贈春壑閻老先生三載最績序

是歲八月旣望郡伯閻公奏最期也庠士戴生鶚蔣生景賢與余弟豪皆受知於公深者過余草堂來言曰閻侯吾師也其治郡政績狀公蓋孰聞之矣公與侯有同



年之雅且稔其生平願一言以贈焉余應之曰唯唯若輩知公之所以治吾台者乎台介山海之間田多踏鹵民鮮蓋藏則撫字之難地僻一隅士寡聞見則振策之難閩粵錯壤島夷出沒則防禦之難嘉隆以來治行卓犖余所睹記者蓋三數公矣姑蘇顧公則以文章造士而公輔迭興淮陽陳公則以循良惠民而閭閻誦起宜黃譚公則以謀略全城而保障功高焉茲三公者皆澤在口碑聲施來禩且位躋九列動布八埏猗歟盛矣稽其政則各舉先務蓋難乎兼之也乃茲閩侯之莅吾台也值大荒之後民有菜色而關會煽海上四郊蓋有隱

憂焉公政先節愛秋毫無擾六邑蒼赤熙熙焉如在春臺華胥中矣爰乘農隙修城濬池厲兵講武威聲所奪海氛以消自公之暇進諸髦士講解經義校閱文辭鼓舞作興疊疊忘倦即三尺童子口誦咕嗶者靡不舉手加額曰閩侯吾師也吾師也誠欣欣然向風矣蓋公之博雅似華玉愷悌似梧岡沉毅似襄敏而其清苦獨持一介不取有繩樞之士所不能甘者雖史書所稱獨行君子不越此矣公楚才也通天地人之學憶余與公聯轡京國抵掌劇談意氣甚相得也居秦閱邸報知公剖符吾台矣輒移書親知喜得賢侯焉初歸數月種種嘉



政備聞其詳若輩今日始知余言不誣也茲公三載奏績矣 聖天子加意良牧行且賜 璽書之褒膺殊等之擢公之德澤且遍宇內公之名位且躋台鼎公之勳業且銘彛常書簡冊又奚俟於余言哉諸士喜曰公言不誣也可以贈師矣遂書之以俟

贈覺軒湯公入覲序

湯侯之令仙邑也蓋三年矣政成民和考績稱最明歲丙戌當大計羣吏之期侯將以是日捧冊奏最于廷邑簿吳君正大扣余山扃謂余曰小子佐政湯侯直奔走耳侯之視小子若愛弟焉爲吹噓爲庇植秋毫皆侯力

奚

也茲侯戒行有日請贈以言余應之曰唯唯顧余謏劣不嫻于文辭即余以誦侯又奚以復吳君請哉第患之余之贈侯其不得辭者有三昔侯宰壇石矣余亦令鍾陵也侯昔居瑣垣矣余亦叨諫署也侯今治仙居三年矣余爲隣壤子弟挹餘波亦三年也侯於余誼不薄矣疇敢以不文辭哉第侯之文章德業彰彰較著更僕難數舉余所睹記者爲吳君言狀鍾陵當孔道土瘠而民貧往令茲邑者率執掌焉且其邑之大夫士率斤斤守正矧不爲阿諛態以故自漢迄今祠名宦者五人明興惟劉東圃公得立碑記功德而覺軒公則居然祠而祝



之也侯何以得此于民哉邑有巨寇侯計擒之邑多豪  
右侯鋤去之邑苦橫征侯均平之邑多青衿侯振起之  
且載米之邑鎬銖無染民至今誦侯不衰侯之初爲令  
有如此者余不佞幸繼芳躅日尋侯之典章而弛張之  
步步趨趨較若畫一辟之賤工代離朱以斷所以不傷  
於手者總藉繩墨在也比余廁跡金馬門檢閱諸先人  
奏章得侯疏草凡幾大都非指斥乘輿則糾彈權貴瀕  
于危者數矣已而竟爲荆相所嫉擠而出之藉令蘧篲  
戚施以事貴人其奚以有今日其居瑣垣有如此者乃  
侯之治仙居也又異是邑小而敝民貧而黠號稱難治

侯一下車召見諸父老即悲且憐之曰若曹非黠也苦  
貧耳父老聞之泣下侯於是躬率儉約先教後刑務爲  
撫摩燠休之政民蒸蒸有生意已而歲大侵力請所司  
爲民蠲稅即慈父之於愛子弗若也邑人稱侯比陳古  
靈先生焉余壻應順卿仙邑書生爲余言狀甚悉他如  
剗煩剖疑直理解耳侯之再爲令有如此者夫以侯之  
操履若此侯之猷爲若彼豈不犖然稱宏碩哉顧敷歷  
中外二十年矣儕輩率躋大卿而侯猶然令長也獨奈  
何又三年哉即和長輿所稱拙於用多者非歟嗟嗟豈  
天欲卑大任於是人耶胡令鬱鬱久居此也雖然造物



所靳者名耳侯居東吳有博雅名兩為令有循良名一為夕郎有謇諤名侯之名且照青史矣誰謂天之靳靳于侯也且馬令子長公早荐棘闈諸郎崢起森森蘭玉天之所篤厚于侯者蓋未涯矣也誰謂靳靳于侯也茲行也捧冊于廷奏治狀 聖天子思聞讜言勞苦湯生賜以宣室之讌間俾歷三臺之津要以盡布胸中之奇而長公獨對大廷視草明光搖珂後先為時美哉余固以恒理卜之也彼夫望河橋而閤然卧車軸而泣然者則余與吳君暨諸父老同此耿耿也又奚言哉又奚言哉

贈解思劉公奏績序

吾台司理解思劉公江右賢豪也博洽典墳旁覽百家居常慷慨立大節余為令鍾陵時蓋雅聞其暨焉此擢高第聲稱籍甚主爵者奇其才授台州司理居郡蓋三年矣剛明能斷廉平不阿兩造獻誠文無害也疑獄立訊庭無冤也視篆郡邑先拊循也清理醵改革羨金也揮塵談兵富韜略也輪才造士辨驪黃也鋤強扶弱凜英風也吐沫噓珠盡拱璧也張侯布鵠擅穿楊也諸所建豎竹素可書者更僕未易數也余薄遊南北獲交海內大夫士奇偉卓犖如劉公者指不多屈也如劉公者

暨疑際字  
此疑比字  
森記

沫



晉銓衡柄用舍則思舉賢而黜佞涉丹墀登青瑣則思  
獻可而弼違冠惠文秉白簡則思澄清而起懦皆非異  
人任矣余蓋數數與諸弟子姓輩談之矣是歲長至之月  
公三載奏績期也吾邑父母周侯與公有同年之雅一  
日偕諸令公啟余荆扉而來言曰吾儕分理一隅繫惟  
劉公是賴譬之芝蘭誰與培之茲公報政 天子徵書  
旦夕下矣公居豫章久知劉公者深願一言以贈焉余  
曰唯唯敢不惟命夫喬松剛栢扶疎雲梢植根遠也威  
鳳高鴻翱翔五城寄跡寥也公祖屏山道宗伊洛暨我  
皇明忠賢挺生公之淵源遠矣乃公則以豪傑自期待  
翩翩乎有干霄之氣至其所自盟于心者則又矚然不  
緇有如皦日焉公之立志卓矣以故御士則悅導民則  
從溝繁則剗計大則決祈細則理猾畏其嚴宄避其照  
狡伏其威度懷其仁游刃所至無論輓驛矣方今四郊  
多虞 當宇側席訐猷定畫勒鼎銘彞茲蓋發軔地也  
正猶千尋之標必爲明堂之棟薨九苞之華必爲盛主  
之羽翰理固然也余不佞敢以是爲劉公贈可乎諸令  
公曰可哉遂書之以俟

贈平宇熊公膺獎序

今上龍飛戊戌歲太宰爲 朝廷擇賢守令吾邑得豐



城熊公焉蓋掄選上材也公下車甫數月循良教燁燁  
 起越明年己亥直指方公竣事回京首檄褒公為百城  
 最云兩庠士若蔣生幼學某某與吾兒騫裒驚輩荷公  
 樂育中謀所以贈微言于余顧余嘗命鍾陵矣違公里  
 門一舍許間嘗覩金玉之標聆奧眇之旨竊自計公偉  
 人碩士也行且大究厥施茲幸私之吾邑且適嘉政而  
 薰沐之詠歌之敢辭不文哉余憶筮仕時每從先正談  
 為命之道貴朗敏不貴苛察貴樂易不貴阿徇貴執持  
 不貴搏擊貴幹濟不貴繭絲貴公庶不貴稜厲虞夏商周  
 周無以尚矣兩漢猶為近古如吳河南以荐賢稱卓大

傳以純懿擢倪大夫以牧愛顯而務鷹擊以博名高工  
 脂韋以希世寵者不與焉乃熊侯之莅吾邑也歲當大  
 稔民祈賑恤而內帑告匱當事者難之公力請所司得  
 蠲賦稅之半井里蒼赤懽然若更生矣其惟正之供萬  
 不可已者則稍懲巨猾厚恤窮嫠庭無鞭笞里鮮逋稅  
 雖野之蓋藏而民無菜色公之賜也詩曰樂只君子民  
 之父母公其有焉青衿士千餘人謂公豫章鉅才日來  
 就正公剖析大義示以矩矱溫如其色爛如其文旅進  
 旅退剖朝夕弗倦即有質成于庭者公篤念斯文曲培士  
 氣朔望謁先師廟諸生執經問難者鹄立于前公拔其



尤者捐俸金勸厲之髦士得公一盼重踰南金詩曰愷  
悌君子遐不作人公其有焉兩造具陳真僞雜揉公體  
心悉情布慈敷溫必得其當乃已故雖受公蒲扑亦無  
後言也夙興夜寐百廢具飭自縉紳大夫以至鄉閭毗  
隸無不誦公之仁明也者且也臨政親民則藹然可掬  
當官論事則確乎不撓寔見其是雖違上人意弗恤也  
傳曰柔則不茹剛則不吐公其有焉蓋公端莊廉肅得  
乾之健長厚易直法坤之藏破幽剖疑象離之明含垢  
容愚准師之畜以故不動聲色而網舉目張不俟期月  
而政通化洽使吾邑得借公數年四境且將大治寧數  
鳳凰神雀哉吳卓不專美于前矣民心既得天地且猶  
感動又何難乎諸大吏之不傾心而揚詡哉又何疑乎  
銓曹諫署之不虛席而讓賢哉此理之常無足恠者公  
美政甚夥更僕未易數也特舉余所見所聞者以荅諸  
士之請且爲我 聖天子得人慶也諸士子忻然舉手  
加額曰是可以贈吾侯矣遂書之

壽熊母八十序

熊母太孺人鄒氏者吾邑侯平字熊公母也侯治吾邑  
期月政成年豐頌洽而茲歲仲秋念有一日寔爲太孺  
人初度之辰壽且八袞矣夫侯爲吾邑父母則太孺人



太母也爲侯子弟者奈何不樂侯之樂耶郡庠士林生  
德欽周生文思輩謀所以贈授簡于余曰子知熊母壽  
乎箕疇五福首叙壽祺壽躋八旬一樂也有子成名銀  
章煌煌豫悅且康二樂也就養邑邸鶴髮在堂戲彩稱  
觴三樂也具茲三樂願公一言以鳴其盛余曰唯唯余  
宦鍾陵久習聞熊母之賢矣中饋克修浣滌必謹舅姑  
悅矣篤于宗公時祀必虔宗廟享矣善相君子救水自  
甘藁砧愉矣族有幼孤撫之成立戚黨譽矣書其鉅者  
夫君抱璞晚客湖湘舅姑遘疾且篤孺人祈禱弗獲湯  
藥必親喪祭惟儀有古女士風焉且也曉暢儒理課子

嘗丸成我能侯賢科東幟比授吾邑最以忠清侯之水  
藥自持也遵太孺人教也吾民之含哺而游鼓腹而嬉  
寧知所自哉尤有異焉鄒臨川巨閥也居隔撫河秋深  
水溢不可以渡母吳疾篤太孺人痛母買小舟凌洪波  
往視子姓難之太孺人曰吾知有母不知其他幾及岸  
舟覆矣無出理須臾熊母自波中躍起衆嗟異焉非孝  
感所致耶博士弟子曰如公言熊母仁人也孝女也果  
何修而得此余嘗聞其世矣鄒邾子之遠裔也國有賢  
母能大孟氏之門三遷教子俾成大儒鄒氏不知以何  
世徙臨川其殆得孟氏之懿範乎仲尼有云仁者壽又



云大孝者必得其壽母仁矣孝矣今且踰耄矣由是期  
願由是而大椿蓋未艾也熊侯又能推母之仁以噢咻  
萬姓達母之孝以媚茲公家匪朝伊夕且晉而涉赤墀家  
乘白簡爲 聖天子耳目矣太孺人之所以惠我桑梓  
者將擴而與九垓八埏均蒙被焉其育蒸庶於雍皞登  
宇宙於春華也理固然也余又聞曩夕太孺人頽顏鶴  
髮顛坐室中現白毫光數丈意者其仙侶乎矧乎仁孝  
可格上元姓字將題笈錄億千歲后泛觴金母之池跨  
鳳麻姑之室而熊侯且釋棨戟捧桃寔獻堦下矣王生  
方平裔也亦何幸躬逢其盛

醉樵漫稿序

嘗聞之三閭吟澤鬱爲離騷馬遷幽囚遂成良史李白  
播越杜甫棲遲乃其隻字片言雄韻千禩矣昔人云文  
章不窮則不工有味乎言之也吾友醉樵胡子雅善哦  
詩動輒成帙先文林嘗亟稱之一日就余索叙焉余顧  
其頭臚闌珊白矣且也締綌不完藜藿不飽不誠窮乎  
矣哉比閱其篇章往往自多得之句如長簾倒掛樹如  
縛恠石欲隨產還留竒崛悲壯如百年成底事兩鬢欲  
成絲淒其清遠大都唐家法門然則所謂窮而工者非  
然耶胡子愀然曰子未知余也余知有醉而已知有樵



而已飲水棲霞哦松咏月引白三行茫茫宇宙何論浮  
雲哉子奚窮余也余聞之發三嘆焉惟醉也故能以天  
地為濠蘆盧惟樵也故能以溪山為淨土子之自命也通  
手禪理矣其以詩鳴也固宜噫乎余誠無庸窮子矣

濟美堂草小引

按吾宗瑯琊王氏也右軍遷越裔仕光忠懿啟閩姻州  
連宋室金陵閩浙並稱世家焉宋真仁間駙馬晉卿風  
流獨步岐公學士三絕詞林南渡以來裴卿會龍兩地  
掄魁應子應及聯翩八座他如奎章公衛秘閣公定平  
章公燭前後登制科者六十餘人赤城舊誌與寧海賦

可考鏡也所著詩篇如雲壑集瓦全集輶溪集洮溪集  
王任集皆吾宗文獻彰彰較著者勝國時豪傑恬於仕  
進獨九吾世祖淵由荐舉為鞏昌元帥忠于所事明興  
死之長嗣歸附錫爵侯封世居隍中郡七世祖幼孤遷  
郡城冒范姓以子貴贈水部郎水部公不愛細娛而惟  
古是嗜不慕聲華而惟德是貴見布政陳貞韜公所題  
像贊中六世祖中議公奪魁禮闈讀書中秘高祖大叅  
公神童州選藝苑馳教高伯祖人才公京徵辟獨行丘  
瓊山先生銘其墓稱為三代遺直焉高叔祖廷尉公冕  
長篇短什鬱為宗工曾叔祖湘潭公璘醉墨淋漓並稱



責字誤係青字

作者先大父石梁公文章節氣海內共推先子文林公著述汗牛力追風雅亮不肖竊于騷壇中窺一班馮家弟豪畱心染翰豚兒褻頗集書裙蓋吾家雖世受

國恩咸知服膺家學若操贏握算寔恥談之第緣正德戊辰闕伯為崇先帙之存者十一耳不肖於暇日手錄百餘篇付之梓人存者濟美堂草非敢過於誇詡也亦聊以示來茲祈無廢責箱舊業云爾

天台游攷序

道書稱玉京靈墟為洞天福地宇內名山兼之者罕矣前後諸賢椽筆品題動盈篇什而擲地金聲惟永嘉太

守孫興公一賦為絕唱云第文則佳矣而山川之神奇

仙釋之寓踪遺漏夥焉蓋孫令公工於揮毫耳未聞道也

茲未吾弟所著游攷則山源川委朗若明列靈卉珍禽

爛然可觀信有發前賢所未發者乃亦以興公自命豈

其再來身耶且窮探邃討三教之精往往于篇章間露

其端緒則又遂初公所無也爰稽典籍台山遠在幽遐

未列五嶽自吾家子晉跨鶴吹笙其間故武夷公稱為

華真仙師焉山遂標奇紀以嶽名矣余游桃源洞時見

苔蘚中結成玉仙丹井四字與邑志合而右軍墨池華

頂龜翁羽化樛村太和往來赤城梅溪三生首座先大



父石梁公有覽勝諸篇先子文林公有蔭松手集余不  
佞再過山中盤桓旬日偶成一記謂自可答山靈而吾  
弟游攷則又詳焉豈茲山於吾王氏特有緣耶抑吾父  
子兄弟于山靈微有勛耶台山本神仙窟宅而先子曾  
遇異人神悟委蛻余又耽玄嗜竒頗有所得吾弟亦駸  
乎聞其概矣則謂萬八峰頭獨私之吾家非誣也爰獨  
命筆書之簡端

贈岳父鳳翁戴老先八旬齊壽序

是歲長至之月二十日岳父鳳翁八袞誕辰也而岳母陳  
安人亦七十有七稱雙壽焉往歲乙未小子亮備員圍

卿祝釐竣事便道過家爲我翁稱觴也壽稱古稀矣今  
則踰七而八翁與我母龐眉兒齒蒼鬢頽顏耳目聰明  
步履舒泰是遵何道哉小子亮遷客畸人分離閩嶺代  
庖視篆叨執玉帛從諸岳伯後謁 帝于庭幸

聖天子軫念孤臣不加遣斥獲過鄉園再拜稱觴復爲  
我翁我母壽也詎偶然哉余自垂髫時輒侍我翁杖屨  
知翁者莫若小子矣翁世宦族蚤從伯祖侍御丹崖翁  
伯父僉憲省齋翁奉庭訓惟謹弱冠讀書與從兄邵武  
司理少華公通州太守山泉公更師友焉而黃州郡丞  
春陽公則翁從姪也翁之所陶鑄漸摩者良非朝夕矣



又承其尊人寶橋先生豐亨之積庶幾素封焉翁則衣  
恥紈綺食鮮珍異醉醕厚德雍睦退讓有隱君子之風  
輸粟爲郎例當入選部檄促之者再矣翁視之若罔聞  
也日披鶴氅衣遨遊溪山間飄飄然神仙中人耳咄嗟  
我翁其殆持盈滿之箴知止足之戒者與儻所謂不戢  
其真和之以天倪者與非然耶余又憶乙未捧觴時旅  
拜庭下者余與家荆暨吾外弟德象及吾諸兒而已今  
垂十年德象舉男女五人長女九齡許字河南巡撫王  
太初公季子余爲執也而余於丙申歲舉第四子又兒  
又兒輩產孫男女六人外孫五人懸弧之日牽裾戲綵

者幾數十指皆我翁遺胤也猗歟盛哉異日者開百歲  
之堂獻千觴之酒則芝蘭玉樹盈堦拂雲者又不知其  
幾十百矣咄嗟我翁何以得此於蒼蒼也詩人頌萬年  
也本之愷悌歌螽斯也先之麟趾厥有由矣翁厚德深  
仁斂華就寔宜其受純嘏之福享孫支之慶也余小子  
獻觴稱賀兩與謁 聖之期會不覺喜而起舞爰捧一  
卮仰天祝曰願我二姓子孫務滋令德以永天庥以光  
衍我翁之澤長發其祥焉再捧一卮仰天祝曰願我二  
姓無祖訓世篤忠貞祈贊 聖天子無疆之福俾我  
翁我母暨小子與諸子姓均榮被焉詎寧曰飲食衎衎



豫悅且康已哉於是。我翁掀髯改容捧一巨觥仰天祝曰。吾壻飲不忘君。可以勸忠。頌不忘祖。可以廣孝。懼不忘規。可以訓慈。一舉而三善備矣。洵樂哉。余髦矣。願我聖天子松柏岡陵之壽。余長爲太平鼓腹之民足矣。

顧氏三世吟稿序

余客武林日。載酒西湖烟樹間。顧生某携詩一帙授余。索題首簡。余才識顧生眉宇。盖余居停主人塾師也。白面青袍時。就吟咏帙中所錄。多其祖若父詩。始十篇。余閱而嘆曰。詭哉。顧氏之嗜好與人殊也。夫詩能窮人自古記之。問閭課子者。諱言詩。當途躍騶者。忌說詩。列肆

操贏者。惡聞詩。即有三握觚運管者。非林麓畸人。則吾儕狂生耳。人方以爲恠。而顧生則數世業之。何居也。且其祖倡之。而窮其父。繼之。而窮顧生。益張皇之。而益窮。豈其諱窮之性。故與人殊也。嗟嗟一言無當。千騎奚榮。片語足傳。短褐何愧。顧生勉之。帙中詩大都清新俊逸。可幾于道。又焉知千百世之後。無知顧生者。

贈饒伯中遊淮陽序

嘗聞陰陽原隲。載在周書。黃石赤靈。授之圯下。嗣後青鳥管郭。白鶴曾揚。代有作者。宋初玉髓諸篇。考亭先生獨推重焉。謂發前賢所未發。盖斯理淵深信。非閎儒洽



士未易窺其堂奧也吾祖忠懿王孫素有道術自號龜翁畜一龜於袖中過佳山水輒放之隨其所之乃寓目焉爰澤三溪以居子姓自唐以來三族蕃衍甲第雲仍綠是世重形家言而我先文林尤爲篤好精詣余自垂髫時亦竊見其班矣故大父中順公暨吾先妣孺人宅笄地皆愚父子所自卜也歲在甲申先文林感微疾自知仙蛻期手四圖授不肖戒之曰此吾生平屬意處未易致也汝慎無泄當舒徐圖之不肖遵治命藏之笥中不敢以語人越乙酉伯中自江右來因通家誼束生芻於先隴訪不肖於墓廬躊躇四顧時出一二奇語余恠

之遂買笥輿偕伯中游先君畫圖處伯中指示穴情與圖合余不覺驚服曰豈吾先子在天之靈密授於吾友哉踰數月四圖盡得之余益自慶幸乃偕伯中縱觀台雁隨處有得伯中留永嘉客吾宗賜谷伯父家歷覽陽湖青山諸勝賜翁書來云若饒君者真曾楊復生也賢姪可謂得士矣又爲之作書送之宋陽山中丞陸平泉宗伯處因修華亭學宮是歲戊子舉鄉荐者七人文風燁然盛於往日癸巳春仲余自秦歸仲中來訪適吾妾楊氏物故伯中爲定三江山穴葬焉課之曰百日内宜進橫財楊氏所產爲吾第三子潘水簾學士壻也未踰



月其岳母遺之百金爲讀書資亦大奇矣余外弟戴德象延伯中葬其生母於龜溪山課之曰大旺丁產是時德象妻金氏病牀褥三年矣甫畢葬事金氏自牀躍起如未病人踰年產子一日偕余遊西郊觀陳比部潛齋葬父處人曰此郡龍之鬼山僞結也伯中曰此蘆鞭龍十年內宜發高科比部子吾甥也聞之大喜而甲午丁酉用時用行連舉於鄉皆封君孫也其驗如此伯中素善管東溟文辭余遊吳余欲作書荐之同年董龍處山伯中曰董氏新塋不佳將有奇禍不愿往也未越歲董氏家難作宗伯公與子若孫相繼喪矣其言若合桴鼓云是歲客會稽朱金庭宗伯館爲上賓因定羅文懿公勅葬地又爲金庭翁造生基於南鎮之陽不佞亦於是歲定生壙於常風山麓伯中又爲余諸子各擇一佳山有出於先子所圖之外者別余三年矣己亥季夏伯中復來訪余因與之遊黃沙諸山由舟行遙望一武弁新塋伯中詫之曰宜有遣戍者不數日其子被逮如所讖云伯中初不知其何姓墳也歲十月余長子騫不幸病故伯中爲買昌國寺山葬吾兒業屬富僧欲索高價密以數金授伯中令爲之地焉伯中拒之曰若不知我者我豈以錙銖負吾知己哉因與余言與之中值其操行



如此盖伯中談理學無論堪輿獨步即其剛方忠信不  
妄然諾禮貌稍衰輒望望然去之雖厚貲不顧也遇相  
知處即披肝露胆無纖芥城府焉昔賢云通乎天地人  
曰儒伯中真儒哉真儒哉愚於此竊有感焉世之談風  
水者類以巒頭爲體天星爲用似矣乃若平沙玉尺諸  
書以辰戌二龍爲斷不可用愚竊以爲不然戌連亥辛  
辰兼巽已百里行龍豈無轉摺迂迴之理如數節不變  
即爲直硬帶殺雖三吉無取何論辰戌也如其來勢透  
迤則雖有節四金之氣何傷於真龍體段哉庸術聾聵  
聾并辰戌二向亦以爲疑益惑矣至於某龍當作某向

某向當作某金尤爲膠柱之論盖有生成之龍即有生  
成之穴自開闢以來配爲夫婦豈容轉移造化神奇變  
幻不測心思目力融會劑量豈容以盤針闕界之間爲  
拘攣固執之說必不然矣故寧以金而就穴無以穴而  
就金一指稍差四勢俱背寧可忽哉況乎欠缺不齊巨  
靈所秘藏踪閃跡高賢斯珍故生氣得成龍虎且不必  
泥十道既備分合亦不必拘談而至此玄之又玄未可  
與淺夫道也斯理余所獨得伯中進於是矣茲行也將  
訪淮陽戴比部餘姚大雅也吾宗新建侯駐節于茲具  
有精鑒倘以吾言質之必大加賞識云



蘊真稿序

嗟乎詩亦難言哉也無論已至如吾郡山海環麗雲霞他  
獻竒摛藻裁葩何代蔑有而清歌雅調則任翻項斯以  
下靡得聞焉我明開國王文通以三絕稱復大理以孤  
高著吾王父石梁公與吾先文林則詞壇中各立一幟  
焉台之詩聲蓋將凌任項而進之矣嗟乎哲人既遠音  
徽若何豈不寥寥乎增慨吁邪是歲長至之月余泛舟  
錢塘與吾友人季元長氏徘徊尊酒間元長出其佳篇  
授余讀之余爲之茫然太息嗟嗟元長固如斯乎蓋余  
別元長三數年矣今而後知元長也元長謂余言曰先  
文林嘗閱其詩一再過不覺爲之擊節因以蘊真稿名  
之余聞之愴愴焉夫知詩者莫若吾先君子余復何言  
顧余不覺慣爲詩亦不慣詆人詩如元長則擬古似彭  
澤五言似孟公長歌似拾遺非徒肖之者稱吾台詩當  
於元長屈一指矣元長勉夫

百歲堂草序

百歲堂草者仙邑余廣文先生所作也廣文父子皆百  
歲已爲天壤異物且善哦詩則又竒者也故以堂名其  
詩焉令子凝齋茂才與先君友善稱通家誼往歲不佞  
薄遊西江過九峰之下凝齋子以尊人集索敘焉余愧



不文其何以穢先輩細帙哉第三復廣文之詩重有感  
焉夫譚詩者首三百篇其初里巷謳謠耳無所爲律也  
一變而爲離騷則風人之遺耳漢詩最爲近古如嬀江小  
吏論篇情溢乎辭下而六朝則綺麗極矣雅頌之體無  
存焉五柳先生黜浮崇雅自成一家言蓋泯泯乎三代  
之響也唐家以詩賦取士故詩至唐而盛獨奈何五言  
七言之新聲起故詩亦至唐而衰乃其諷咏之旨猶然  
在耳宋一代無詩聲惟梅陸二三君子猶有取焉元季  
之調則新麗而妖浮我朝開國之初如遜志西崖諸先  
生則又一變也宏正以來何李並立赤幟力追唐初之

響海內同聲和之其流至於發揚蹈厲之旨居多而優  
柔平中之韻寢以衰微此則詩人之大較然也然則廣  
文先生之詩其進乎技矣大都本之性情播之咏歌不  
爲藻麗妖冶之態而恒得乎溫柔敦厚之旨其殆五柳  
先生之遺意乎此則天地之中氣也中故和和故天地  
之氣其應之其哦松咏月而高壽期願有以哉先生官  
嶺南彼都人士如李海雲公輩祠而祝之居家則孝友  
忠信咏其詩可想見也然先生之詩且將不朽先生之  
壽詎直百年哉

尺牘駢枝序



夫文者江海之濤波造化之春華也非夫蘊竒毓秀之  
資則其本不立非夫旁搜遠覽之識則其才不宏非夫  
深潛沉鬱之思則其旨不雅文亦難言矣故陸子優游  
而新語興董生下帷而鮮藻麗劉向司籍而舊章辨子  
雲覃思而法言著茲數公者類皆浮英華湛道德摠聖  
壺之奧樹詞場之標故稱文者歸焉若夫尺牘則又文  
中之一枝顧其所闕尤非淺鮮當夫飛矢而蹶千金騰  
書而賢十萬義士增慨哲后歸功作者希聞談何容易  
淮陽別駕秦先生故太史白厓翁之胄也蚤承先業淹  
貫百家咳唾爲文千言立就一日出其尺牘駢枝授余

讀之爛若朝霞鏗焉蒼玉允數賢之芳矩真兩漢之危  
踪也嗟乎以先生之才如此詎寧不當歷金門上玉堂  
濡墨揮毫噴珠吐璧爲 國家光簡冊垂久遠獨奈何  
連蹇一官十年始授別駕竊爲先生悲之雖然立德立  
功立言丈夫所藉以不朽者先生行之足表鄉閭循政  
可風羣吏淮陽治水狂瀾底定度功量德邈焉賞儔更  
出其餘爲篇章牋牘將汗牛馬此特末見耳則茲三者  
先生且兼之矣彼夫華轂朱輪橫金結紫非不雲煜焜  
耀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德視先生爲何如先生將也  
北行矣 聖主右文幽遠具矚其或者召公入堂中秘



如楊廬陵故事亦未可知先生需之母多讓焉

### 渭陽永思序

渭陽永思冊者景陵比部王君爲其舅氏見塘陶先生製也連牘盈篇皆海內名公珠玉而比部君尤欲不佞綴一辭焉何爲者哉蓋不佞曩遊國學時曾比部君爲同堂友意氣甚相得也戊子歲不佞轉官蜀臬而比部君令雙流爲三已循良第一聞見塘先生仙遊暫欲解印綬歸爲治喪事不佞爲言於兩臺靡勿高雙流君之誼者顧格於命勿果也乃見塘公之於比部君則尤有古人所難者子而有之矣又訓而迪之掇賢科矣而又

俾之永命名則比部君之不能晨夕忘翁也有由然哉蓋見塘公盛德君子也其丞袁州時不佞亦幸鍾陵得聞其治狀廉潔慈惠久而彌彰素之人至今尸而祝焉乃比部君則愷悌易良有舅氏風而精敏過之皆不佞所睹記者非貌言也比部君時方權稅淮河一塵不染商人皆懷其德如雙流焉他日勲業所建名位所躋未涯矣也則其所闡揚見塘公之休美者又寧有既哉陶公諱之肖王公諱曰然舅甥皆當代名士而爲之敘者臨海王亮稱玉也

### 俞君寶詩序



憶余先大父石梁公以甲科高等乞祿雲間據臯皮與諸髦士談理道維時陸平泉宮保莫中江方伯何大壑比部徐長谷別駕沈鳳峰太守皆擅騷選游諸生間與先大父莫逆焉論之暇輒推敲風雅動篇帙先子文林公數數與不肯亮咏之蓋雲間固文藝之囿海內之巨麗歸焉余未獲泛舟黃龍之浦時從詞林中得董思白太史片語隻字輒什襲珍藏深惟向往矣是歲春仲俞君寶氏自由拳來以新篇過贈且知太史公石交也比三復諸章多自出機軸非肌分理析者比得意其處有唐家遺響焉乃若江山烟霧披素淋漓往往得宋

人花意嗟嗟君寶其多才者與宜其爲諸名流所許可也余友玉遮子題君寶詩嘖嘖稱嘆夫復奚言顧君寶向余索叙惓惓也輒爲評隲如此若欲持大筵敲巨鐘證上乘法門請質之江都先生焉余無容置喙矣

贈太華陳先生西遊序

吾友陳太華先生者諱公鎮初字藩甫號春臺檢討逸菴公元孫也總角讀書輒以古人自期待進止語默動合準繩焉余髫時特相友善蓋先生與余同一師門且又中表親也指屈四十年間雖離合靡常而余與先生心神不隔云先生精舉子業食廩上庠顧屢試弗售蓋



有待也乃先生內行純備孝友彰文無論操觚搦管之士傾心愛慕之即途之人遇先生必曰長者長者云已已辛未歲配許氏與母林安人相繼謝世未及襄事也隣火忽延室廬先生竭力挽二柩得免焚爇家資不復顧坐是窘矣先生獨行義不輟癸酉復恩賜進士公祀典丙戌重新太宗祠先生實倡率之其他睦登倫諸諸善狀更僕未易數也歲在丙辛不傍佞有祝釐之後便道過家携鷺兒之任欲延一明師計無踰先生者趣以告先生亦首肯焉遂與余連轡入秦居歲許先生睹華岳三峰之勝一日謂余曰丈夫志四方耳微况携我寧睹西岳如是雄奇哉乃易其號曰太華云過涇州城樓觀范景仁祠宇復喟然嘆曰吾平生少果斷寧效景仁之勇決乎易其字曰景范屬余叙之余雅重先生行誼也且以先生握瑜懷瑾未售於時天蓋將老其才而大用之今年逾強仕矣安知不奪龍標題雁塔樹勳建伐媲美景仁哉又安知不奉帝命乘熊車驅馳寰宇寧獨西華一隅已哉此以先生之德之學與積善餘慶之理卜之也先生勉旃不佞且拭目其盛矣是爲叙

### 南遊草叙

余外兄戴穉禎別號古華胥子掛冠后過三山與余談



詩余以爲詩首三百篇皆里巷之歌謠廟朝之樂章也  
諷咏贊述具於其間而溫柔敦厚其旨歸焉漢魏以來  
蒼然古色而姿態自佳六臣專言綺麗唐初襲尚績藻  
供奉少陵崛起揮毫咀嚼百家鎔鑄騷選乃若金繩寶  
笈諸語間用內典者有之而鏗然之韻自在也邇來詩  
道敝矣淺學黃口未稟宗風浪談禪理其於摛詞組什  
往往以纖經懺之句參之至不可讀亦不可解唐音然  
乎哉華胥先生南遊詩有字號陶寫性靈而已所謂鳴而  
當律言而當法者非耶余喜哦詩詠君詩不覺三嘆颯  
颯乎三百篇之遺也華胥君詩可以傳矣

### 瑞芝樓稿序

瑞芝樓稿者武陵龍君璵詩也以其瑞芝名者篇章富  
而九芝生蓋以類應也君璵弱冠射策高第詩名籍籍  
天壤間余雅慕君璵才也客武林始覩狀貌喜甚茲秋  
于役河湟獲諸誦篇益大喜遂卒業焉君璵授簡索敘  
曰微君後世誰知定吾文者余曰可哉夫楚蓋大國之  
風也不穀曩時沂流江漢應接峰岑赤壁披丹君山點  
黛山川雄奇更僕難數舉其大者若白嶽九嶷三湘紫  
蓋宇內稱巨觀焉靈氛瑞靄鬱而爲人如夢澤明卿本  
寧玉叔洵楚才也往往噓烟吐霞傲睨當世無論屈宋



矣乃武陵一源天帝之私都也君璵獨專而有之故其  
爲詩不可名狀蒼葱崛竒如鍾乳之融結也幽玄靚邃  
如溪潭之窅窈絢爛繽紛如叢葩之奪目也春容閨都  
如仙姝之婀娜也清空嘹唳如天樂之遙聞也逮夫驚  
人之句出世之辭曼聲之歌率意之語又若珍禽異卉  
茶女樵青雜進於吾前也咄嗟君璵非仙侶能然乎憶  
余薄遊金臺時獲交玉叔玉叔君璵翁也已而揖君璵  
之尊人於四明雪竇間聆大雅之響焉君璵晚出秉幟  
詞壇鼎足立盛矣盛矣獨奈何拙於宦多忤諸貴人人  
時爲滄中郡丞遷客也乃君璵則揮麈談詩灑灑自得  
絕不作行吟態尤古之才士所難也且也治郡撫番籌  
邊講武番漢之民舉手加額曰龍父也龍父也異日者  
闕勲茂伐未涯矣燁燁九芝寧獨以文已哉敘成往  
質之友人俞美長氏曰善

贈周竅六先生請假歸臨川序

今天下能文之士亦希覲矣嘉隆間弇州雙珠新安伯  
玉東曾于鱗楚西明卿均稱宗匠茲已彫謝良可嘆吁  
于時馳驟詞場並驅中原則京山本寧四明諱真與竅  
六先生可稱鼎足而湯侯發殷何之調二謝綜綺麗之  
章三山能始皖城堅之武陵君璵吾宗永叔皆晚出而



秀各張旗鼓足當一面均一世之雄也余不佞游心此道垂三十年茲老矣漸於詩律細蓋有味乎少陵之旨云萬歷辛丑余以迂戇謫監官縮綬釣龍之渚方與司農天迪明府宗漢申夙昔之好未幾何而堅之以理官至緯真以遊倦至窾六以佐遷至四方詞客望風景附鬱然如林令我畸人頓生光耀分韻賦詩大稱快事比余從計吏後北上京華越歲暮秋復來閩嶠而緯真旋歸雪竇能始鳴珂白門矣聚星忽散離合爲懷獨窾六與余並係波臣勢相掎角借視齷齪商民德之奈何乎爲夙昔扳檻故來微言也遂飄然請假東歸矣先生念

堦

余垣中無他腸也與余交最暱茲行也能無病之慨同乎嗟嗟景星不世出慶雲不歲現造物者固恡之也夫夫也業已握靈蛇之珠洩宇宙之華矣其坎壇也由然哉錦袍供奉望夜郎而增悲北斗昌黎馴鱷魚而興嗟寧獨先生哉雖然事固不可知者珠崖子瞻復履玉堂之署龍場伯安俄成蓋世之勳萬有未來奚容億測聞君家開樓金堤之上高可陵霄俯瞰無垠沽酒呼朋洵足樂也況復有湯谷之芳林謝家之連璧哉更唱迭和余心艷艷動矣日將掛一瓢携一笠遨遊岫嶠羅浮九華二酉以畢生平漫之志其或者過臨汝間君其爲北



道主人乎余將佩旌陽之清風挾安期之火棗抗步百  
尺樓上撫伯牙之琴弄桓伊之笛縱非馬之辨窮無生  
之與開拓眼界放大光明崑崙非魁恒沙非渺億劫非  
久刹那非暫于是白眼問天飛觴留月區區蒼狗且擲  
揄其變幻靡恒也況於人哉先生行矣君信剛腸余慚  
俠骨高吟秋水不唱綠波爲我寄聲義仍友可無寒盟  
乎且復問訊麻姑多貯麟脯玉漿弗鞭方平背也

屠緯真先生南遊草序

緯真先生名滿宇內矣片紙隻字人爭羨爲珍奇今入  
閩諸篇屬余爲之敘也余亦何敢僭爲評隲哉顧余與

先生並舉禮闈爲同年兄弟之交論文談藝爲翰林子  
墨之交並轡鳴珂爲肝膽意氣之交探玄悟空爲烟霞  
物外之交羈寄寥落爲同病白雲之交宇內心知如吾  
二人者指不多屈矣其入閩也謂余與堅之爲同聲好  
也余敢辭爲叙耶蓋先生之詩其長歌則青蓮之響也  
其近體則岑王之律也其短什則盧韓之雋也蓋出入  
三唐而鎔鑄漢魏矣其文則莊生之漫汗也馬遷之揚  
摧也問有誅奸雄於旣死者則又有仲尼左氏之遺意  
也至於發揮內典白馬之幽微也敷闡玄風青牛之奧  
闡也蓋信心信乎嘆玉噓珠清若鶯鶴之唳空艷若鮮

其

問帝作問別  
一存不誤



雲之麗漢勁若老梅之挺特柔若春陽之婀娜靡所不  
備無所不工神乎技矣求之當代詞人惟本寧玉遮度  
幾臭味焉乃天籟自鳴仙風逸暢則緯真獨步也若其  
余寧避三舍已哉顧緯真非特文士也余於穎上由拳  
而知其爲循吏矣又於徐固原集中覩其設兵書劄鑿  
鑿可採藉令執筆蘭臺揮毫藜閣則子長孟堅不得擅  
美於前矣 聖天子儻念疆場授儒臣以旗鼓定能肩  
一面之重紓拊髀之懷寧遜伯修諸君哉此可與知者  
道也余與緯真居常更相許可輒因叙南遊之篇而併  
及之緯真即證上乘法門也者亦當以不佞爲知言否

林天迪先生積善百行錄序

余不佞嘗誦孔宣父之訓曰得見善人者斯可矣又嘗  
誦孟子與之訓曰好善優於天下况魯國乎而青牛老  
子云早服重積德般若云善男子善女人能發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心固知三教宗源一善貫之矣余先文  
林客盱江時忽逢傅悠久真人傳性命雙修之學余也  
竊聞其概而舅氏戴少華先生司理中州得五靈玄梵  
書授余讀之中多隱語余一見即解爰許旌陽九轉術  
也余手爲卦鼎神室俄成黍珠一課六轉乾永現五色  
亮光脫胎溫卷可希冲舉乃丹爐爲雷火所薰余仰天



叩頭曰豈功行未足耶遂輟爐火不講而專談內養比  
天台一道士授余丹訣稱余爲八百地仙中人漫遊壽  
昌迂方楓麓先生授余火候敬聞三丰之秘余依而行  
之頗前知馬度幾三千行滿八百功圓可證大道自措  
大至今日垂四十年未敢少懈宦遊所至活人澤物種  
種繫念即冒嫌弗避也比閱道藏云胸有掩骨者名題  
笈錄余有掩骨且有二毫豈偶然哉謫宦入三山晤林  
天迪先生與余神交最久蓋天迪富文藻余亦習揮毫  
天迪談真玄余亦誦內景天迪喜博施余亦思濟物有  
三同焉疇昔之歲余祖忠懿公祠宇毀圯奉 詔修理

兩臺捐俸助建諸賢協力鼎新而天迪先生獨助二十  
金余裔孫也實拜公賜敢辭授簡耶顧善而曰積則當  
日就而月將行而曰百則當由千而至萬正孟夫子所  
謂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又云必有事焉而  
弗正心弗忘弗助長也此三教合一之旨淵乎孟氏之  
深於內養也余願天迪先生擴而克之俾三千八百無  
少虧欠余亦黽勉焉與先生共修無漏之因他日從山  
圖亦斧控鶴駢鸞將令玉妃拂筵太真案筆芝童引蓋  
桂女收丹鼎熱龍胎壺烹鳳肺噓涎成寶吐氣成金齊  
室稱爲仙鄉金華號爲烟客彼夫人天小果也者與余



爾奚其美哉奚其美哉

贈郡伯陳公入覲序

前半篇已破壞失落僅存後半併書之

是歲謀濬鑿無慮數人矣非降阻于怒濤之奔衝則墮于羣力之弗齊若之何其以旬日成也余知其故矣惟至誠可以格天亦惟至誠可以感人侯之子惠蒼赤蓋本于一念惻怛至意故一見即愀然動色一命而介奏功也海若龍居天亦爲效順焉耳矣嗟乎輓近世上之稱良二千石率務操切以博名高工趨迎以邀令譽比入其疆考其政求其一事之利乎民與否未也回視公何如公以文章魁多士以武略冠兵曹比守吾郡也庶

而不激仁而不煦寬而不阿明而不刻興賢造士養兵衛民褒忠獎節諸所措注靡弗當于輿情者即西漢所稱良吏非與公居郡最久汪澤之入人最深匪朝伊夕將膺殊眷以彰有德種種嘉政郡人當有誌之者開河其一事耳余素辱公知且念諸父老感恩思報猶有先民遺風也輒爲叙其大都云公諱名策澄江別號也輿東澄海人徐君諱較亦淮南健才也因併書之







